的长聘教授之一。她给如今的生活下了六个字：简单、随性、快乐。“做数学的人多多少少都比较随性，因为我们可能只做自己感兴趣的问题，而不做有用的问题。搞清楚某个数学问题总让她成就感爆棚——虽然算出这个数等于几对生活没什么实际作用，但带来的满足能持续很久，是每月发工资时那种开心不可比拟的。”

至于王小云，她喜欢在家里和实验室养花。想不出数学问题时，就起来打扫打扫卫生、给花浇浇水，“干点别的事情，但脑子里一直没放下科学问题”。破解MD5那年她还没学过编程，硬是用手写推导写了400多页纸、几百个方程，推导两三个月才得到结果——刚与柔、执念与松弛，在她身上奇异地统一了。

破局：为“女生学不好数学”证伪

这群女性的集体登场，本身就是一个有力的论据。因为她们面对的，从来不只是数学难题，还有那句流传甚广的偏见——“女生学不好数学”。

朱雯琪对此有最切身的痛感。因形象气质与想象中“数学学者”不符，她被质疑学历造假、被讥讽为“学术嫒”、被嘲为卖衣服的微商，甚至有数学大V给她出题“考考你”。她毫不退避，接过题就做，二三十分钟解出；她晒出大学两年堆起来“比体重还重”的手写笔记，反问“不然我的年级第一是靠祈祷得来的吗？”她的逻辑干脆利落：“这题我会，为什么不做？”面对“女生学不好数学”的论调，她先问对方证据是什么，再引导对方去看菲尔兹奖的滚动窗口——“三四十年前，绝大部分女性还没有资格站上起跑线。”她说，屡战屡败是读数学系必须经受的灰心，屡败屡战才是数学学者的共性；所谓天赋，不过是“习惯失败”，每一次失败都是为成功加一个分母。

吴昊则用一句朴素的话拆解偏见：“数学难不难跟性别没有关系。”在她看来，天赋和兴趣比性别重要得多；而长期坚持做科研最需要的特质是抗挫折能力，“这一点上，我的感受倒是女生抗挫折能力更强一些”。她鼓励年轻学子尤其是女生，不要理会“女生学不好数学”“科研是一条很苦的路”这类说法，遵从内心、勇于选择。

在人类历史的长河里，女性被系统性地排除在学术殿堂之外的时间太久了。而今，一切正在悄然改变。

当王虹举起菲尔兹奖的奖杯，当唐云清、王艺霖、张明嘉、孔嘉、吴昊们的名字被写进世界数学史，当朱雯琪们可以一边穿着晚礼服一边攻克数学难题而不必为此抱歉——一个更清晰的事实浮现出来：数学的天空，正在被一群既聪明又鲜活的中国女性重新定义。她们证明，一位女性可以是任何人；她们也证明，做数学最好的样子，不是苦哈哈地死读书，而是遵从内心、把日子过成自己热爱的模样。

正如朱雯琪在被问“数学能改变世界吗”时给出的那个答案——“我不在乎数学会不会改变世界。我觉得数学能够改变我，这已经非常重要了。”这或许正是新时代中国“她力量”最动人的内核：不为证明什么，只是单纯地热爱，然后一路攀登，顺便把这个世界，变得稍微不一样了一点。

因形象气质与网友想象中的学者不相符，朱雯琪曾被网暴。

